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山水情 第十一回 同榜客暗傳折桂信

巫女相思遠，蕭郎企慕遙。丹青難覓恨春桃。穀谷課非詔。暗示登科信，明言拜告嬌。起來懷愧詢春桃，反被話相嘲。

右調寄《巫山一段雲》

卻說那凡與雲仙兩個，要到崑山縣鄔老夫人家去，化他設齋進關、做預修這兩項事，備下四盒素品，僱下一隻小船，雙雙登舟，解維而行。正遇著了順風，不一日到了。泊船上岸，叫一個舟人挑了盤盒，一徑走進門去。

恰好老夫人、小姐、春桃三人在廳上閒玩，見了雲仙、了凡兩個進去，老夫人不勝之喜道：「兩位師父，今日何緣到此？」了凡、雲仙俱問過，了凡啟口道：「一向牽掛奶奶、小姐，日欲到來親近，因有事碌碌，疏失至此。更兼五月初生出一場急病來，死了一日一夜，還魂轉來，幾乎不能見夫人、小姐之面。今日小尼是餘生了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敢問師父患什麼病症，急驟若此？」

了凡道：「說起來甚是話長，待小尼細細的述與老夫人聽。小尼欲做一西資會，一日，與雲仙替老夫人誦了幾卷受生經，閒坐佛堂，商量定了。停過兩日，支值停當。到五月朔日，請了道友，拉了念佛的來到堂中誦經拜懺。至日中之時，小尼忽然頭眩起來，竟自死了。老夫人，你道死去的時節怎生害怕？到十八層地獄重重遊遍，受盡千般驚駭。幸遇龍圖大王查我陽壽未絕；更考功過格簿，並無作孽之事，竟是釋放回生，乃得重立人世。」

老夫人道：「原來師父受此一番疾苦。我這裡因路遠了，影兒也不曉得，有失問候。正處不安，今日為何倒要備禮送來，使我受之不當？」了凡道：「些須小菜粗果，送來與老夫人、小姐吃茶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如此只得權收了，容日補答罷。」說罷遂叫春桃收過一邊。又問道：「所煩的受生經兒，不知誦過許多了？」了凡道：「小尼同師弟朝夕課誦，一總誦過是矣。」老夫人道：「重勞之極。但是生日已近，還是幾時到庵來好。」

了凡道：「小尼今日到來，原非為別事。一來要問老夫人主意，二來尚有一事幹瀆。不知老夫人肯發心否？」老夫人道：「什麼事體，莫非裝塑佛像麼？」了凡道：「不是。」莫非要改造庵宇麼？」了凡道：「又不是。是小尼一件分內之務，恐老夫人不允，所以不敢輕易出口。」老夫人道：「一向是相知的，有事盡說，何必如此？」

雲仙在坐，乃替了凡對老夫人道：「師兄說的也不是裝塑，也不是改造，是思這場疾病，死而復生，感激天恩，目下要苦志受戒，欲做一個齋筵進關，苦無護法資助，意欲要老夫人喜捨。恐言之取厭，故將言不言耳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也是了凡師父一片誠心，修行善果。不要說我曾與兩位往來的，就是素無相識者，去募化他，自然也要樂助。這個小事，你但放心。我來做預修的時節，替你備齋便了。」了凡聽見慨然而諾，遂立起身來，問訊謝了。

老夫人正欲再商量還受生事，只見外面走兩個穿青的進來，立在階下道：「我家相公來拜奶奶。」老夫人知是蘇州姪兒中了舉人來拜望，乃對素瓊道：「你表兄來了，可同兩位師父到汝房中去坐。春桃住在這裡，服事一回，就叫他進來。」素瓊聽了吩咐，領著兩尼一徑到繡房中去了。

卻說吉彥霄恭敬的穿了公服，走到廳上，深深的拜了四拜，立起身來，卸去公服侍坐了，乃啟口道：「一向疏失姑娘，望乞恕罪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姪兒恭喜！尚爾欠賀，今日又要勞你。」彥霄道：「豈敢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前日這報喜的來時，曉得姪兒中了，快活了一回。想你這樣青年，就能耀祖榮宗，你父母兩個也是有造化之人了。」彥霄道：「偶然僥倖。論起做姪兒的才學來，那得有個中日？」老夫人道：「這個也不要謙遜。比著解元差得一名了。」

彥霄道：「若看起那解元來，是同寓的。他的文字也與姪兒不相上下，不知為什麼被他占了頭名。」老夫人道：「今年解元是何處人，得與姪兒同寓？」彥霄道：「就是蘇州府人，住在洞庭山長圻，姓衛名彩，號旭霞，是一個青年。向與姪兒曾在東禪寺看書，結過盟的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原來也是蘇州人。」說罷乃對彥霄道：「我同你到裡面去坐，待我吩咐廚下，收拾點心。」彥霄立起身來，叫家僮住在外廂，自己隨著姑娘，一徑到內堂中去坐下。

老夫人到廚下去了，彥霄在內，想起那衛旭霞芳姿遺照一事，乃暗裡思索道：「怎的方才說他，姑娘略不談起？想是原不認得的。既如此，我想那衛旭霞是虛空思想，不過是走馬看花。又何由曉得姓字，又何由看得如此切骨切髓，又知是崑山人？這段狐疑，真個使人莫解。我道其中必有一個緣故。」正思想間，老夫人忽然走進來，引了彥霄到書房中去坐下，自己陪了，掇進酒肴，極其豐美。姑姪兩個在那裡說說話話的飲酒。不題。

卻說那春桃站在老夫人旁邊，聽了彥霄說了衛旭霞中解元的消息，因老夫人在坐，只做不曉，不敢搭言，暗中自付道：「他說是洞庭山人，姓名又是了凡弟子一般的，莫非就是他？如其有此事，那了凡這尼姑時運到了，待我進去報與他們知道。」遂飛奔的走到小姐房裡，對了凡道：「師父，我得一喜信在此，可要說與你聽？」

素瓊見得春桃氣色，說：「小賤人，又來沒些規矩！你有什麼喜信？」春桃道：「小姐，不是誣言，實實是個喜信。只恐說了不但老師父們要快活，就是小姐也要快活的呢！」素瓊道：「小賤人，你莫非見了鬼了！」了凡道：「小姐不要罵他，待春桃說來。」春桃道：「師父方才在外邊，看見來的客人是我家老夫人的姪兒，住在蘇州，因中了舉人來拜望。他與老夫人在廳上閉話，說起今年解元是洞庭山長圻人。」

素瓊聽得春桃說，乃接口道：「姓甚名誰，那吉相公可曾說明白麼？」春桃道：「怎的不說明白？小姐，你道好不詫異，竟是春間相會了凡的弟子。」素瓊、了凡、雲仙三人聽了春桃之言，一時驚喜無任。了凡道：「不信有這等奇事？我們的弟子中了解元，恐怕是同名同姓的。」春桃道：「那吉相公見在外邊，若不信去問他就是。他還說向者與他結盟弟兄，今日又與他同下處考的。」

了凡道：「此信若是真的，他少不得要到庵裡來報我知道，目下省得又要去驚動那吉相公。他是簇簇新的一個舉人，我們做尼姑的，也不便去問他。」素瓊道：「這個何妨？但是此時也不必性急得的。」了凡道：「小姐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」素瓊道：「師父，倘令弟中了，你雖是出家人，下半世受用不盡矣！」雲仙道：「小姐，說便如此說，但目今世態炎涼之極，他或者道是我們師兄是個尼姑了，恐玷辱他們，竟不肯復來認為姊妹，亦未可料。」

了凡聽了雲仙之言，道是譏諷他，乃對著雲仙番個白眼。素瓊乃接口道：「我看起了凡師令弟來，不是這樣薄倖人品，不必疑慮到這個地位。」了凡道：「難道他是這等薄情？況且他有懷佳麗，尚欲藉我幫襯。」素瓊道：「什麼佳麗，要你幫襯？」了凡道：「這句話與小姐說不得的。」素瓊道：「怎的說不得的？倒要求教。」

了凡想了一想，欲要啟口直言，因雲仙、春桃二人在側，恐素瓊害羞，遂挽了他的手，走到欄杆外去，附耳低言道：「我家舍弟，春間與小姐相會，即存心向慕。小尼送他出門的時節，他詢我來，我對他道：小姐尚未許嫁。舍弟此時囑付小尼道：若有寸進之日，要我與小姐做媒。」素瓊聽了這幾句話，心裡實是暗喜，卻不好明言回答，只紅著臉兒，默默然而已。正是：

耳邊忽送投機話，欲答含羞不敢言。

卻說老夫人進去陪彥霄吃過點心，也點檢幾簋素肴與兩尼吃了，隨到繡房中來，安放他們一番，俱留宿了。到得明日，先發付姪兒回家，又與了凡商量，做預修設齋之事。約定小春月中旬到庵，一起料理。先把這四幅吊掛送與他，也打發歸庵去了。唯有素瓊小姐問了衛旭霞中解元的消息，又因了凡這一番附耳之言，心中頓起相思，鎮日寢食不忘，幾乎害起病來。

一日，恰好老夫人燒香出去了，素瓊獨坐繡房，把他的詩箋玩味一番。忽然想著了畫扇，乃歎息道：「這世間的事情，吉凶必有一個先兆的。我想這日畫扇的時節，才要動筆落墨，只聽得簷外鴉鳴幾聲，此時道有恁般口舌是非，疑慮了一回，豈知今日遺失

了，兆應若此。」正思想間，春桃走進來，見得小姐長吁短歎，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，自然道是在那裡愁這把扇兒，心上也覺著呆，乃不言不語的立於跟前。

素瓊見了，啟口道：「教爾尋扇，緣何不肯與我尋著？真個可恨之極！」春桃心上又吃一驚，只得硬著口道：「扇子在房中之物，我不曾偷得，教我那裡變出來還小姐呢？」素瓊暗裡也道春桃說得是，竟不疑慮他，遂道：「依你如此說來，真個沒尋處了。我如今無可奈何，想著一計在此。目下喜得老夫人不在家裡，替我到門首去，看一個賣卜先生，喚他進來問一課兒，有無就好放下念頭了。」

春桃答應而去，走到門首，立過一回，等得腳酸腿軟，並不見有什麼起課的來。正欲轉身進去回覆，忽聽得一聲報君知響，乃走出門去，東西兩頭一望，見一個帶巾的瞎子走來。春桃叫一聲：「算命先生，可會占卦的麼？」瞎子道：「算命少不得占卦，占卦少不得算命。這兩樣通會的。」春桃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家小姐要起一課，請進來。」瞎子一步步的走上階頭，春桃拽了他的拄杖，引上廳堂，教他坐下，慌忙進去報與素瓊知道。

素瓊遂於盆中淨了手，包了錢方銀子，輕移蓮步的走到廳上。見得是個雙瞽的，也不去迴避他，遂叫春桃點了炷香兒，討出金錢，接來暗中禱告過，付春桃授與他。那瞎子接來放在課筒裡，搖了一回，排成一卦天風。瞎子問道：「是何用的？」春桃道：「是失物。」瞎子道：「失的可是竹木之器麼？」春桃道：「是一把扇子。」

瞎子道：「我曉得了。問卦先須看用神，失物以才為用爻。今不上卦，第六道路爻發動，是遠方人得去了，似乎難尋著的。喜得日辰合著動爻，卦體又是以陰遇陽之象，不知為什麼道路爻動，又臨文曲青龍，依我看起來，是一個貴人得在那邊。目下秋歸冬旺，子孫卦身臨第二爻亥宮，又是伏才屬木，失物又是竹器，到十月間，水能生木，扶出才爻，當有著落之兆也。」

素瓊道：「若得先生之卦靈應，就好了。」瞎子道：「不瞞小姐說，小子是蘇州人，渾名叫做活鬼谷，人人道好、個個喝采的呢！小姐若不信，後日應驗起來，自然道我不是誇口了。如今閒話少說，課金只要一錢紋銀，求小姐快送了，不要擔擱小子的工夫。」素瓊遂將這紙包叫春桃授與他。那瞎子接在手裡，捻過一捻，覺得不少，即忙袖了，原叫春桃送出大門去了。

春桃轉身進來，收拾了香案，隨了素瓊到繡房中去，道：「小姐，那瞎子的課不知可著否？」素瓊道：「他說在十月間當有著落之兆。我想起來，何由得到外廂去？他說是遠方人得著了，又是什麼貴人，那幾句話都是浪言了。我道目下不見竟沒有了，連這十月間之言也是虛話耳。」春桃乃假意勸道：「如今小姐也不必愁煩了。我道這把扇子值得幾何？今日倒出脫了錢方銀子。且到十月裡看應驗不應驗，再作區處。」素瓊道：「正是。我如今索性也不指望了。不知老夫人可曾回家？你可到外廂去看看來。」春桃答應一聲，竟自出去了。

且說素瓊在閨中，閒思雜想。想著了自己年方及笄，尚無婚配的消息，不免有睨梅之恨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古禮有云：『男大須婚，女大須配。』可笑我家母親竟然日日與這起尼姑、道婆他來我往，燒香念佛，全不以擇婿配婚為念，使我憂心如醉。未審何日得遂桃夭之願也。依我想來，那了凡說他的弟子在那裡想慕我，我看他原是一個俊雅人才，但不知吉家表兄說他中了解元的消息可確否？若非訛傳，他果然有意於我，竟央了凡來做媒，或者我母親勢利他是一個解元，指望後邊發達，遂自允了，倒也是男女相稱的。只怕我命薄，沒福分招受，他竟不曾中，原是一個落落書生，那時節，縱使有心向慕，央媒說合，母親畢竟鄙薄他不相稱，決不肯俯就的。這便怎生是好？」想罷，乃道：「蒼天蒼天，求你撮合他來成就百年姻眷？」素瓊一面呼天而告，不知不覺的屈下雙膝，深深禮拜。

恰好春桃進來，被他見了，乃道：「小姐為何在此拜天？」素瓊忽然驚起，覺得慚愧無地，問道：「春桃，你幾時來的？可聽得我祝告些什麼來？」春桃見得小姐踟躕不安，假意只做不知，道：「我才到得，但見小姐禮拜，並沒有聽見祝告。」素瓊亦假意說道：「我也沒有什麼祝告來。因老夫人今年五十壽誕，在此祝告蒼天，願他身躬康健，壽命延長。」春桃道：「小姐緣何倒忘卻了自己？依我起來，也當祝告一番。」素瓊道：「當祝告恁般？」

春桃道：「願配一個美貌才人，朝夕偎紅倚翠，得遂芳心，這也是小姐身上畢竟要祝告的。」素瓊道，「小賤人，叫你看老夫人可曾歸來，不回覆我，倒講這派亂言！」春桃見得小姐發怒了，乃慌忙接應道：「老夫人已回，請小姐出去，商量擇日起程到支硎山去。」素瓊聽得，急急的轉到老夫人那邊去了。正是：

一聞衛子登科信，惹得佳人腸九回。

那素瓊小姐已到老夫人跟前去，商量擇日到支硎山去。不知何日起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彥霄傳衛生解元消息，了凡傳衛生求婚消息，曲曲折折，情境如畫。

春桃甚靈甚快，所云綽約丫頭也。